



# 異邦暗影

西蒙諾夫著

# 興邦暗影

——

# 異 邦 暗 影

蘇 聯 西 蒙 諾 夫 著

梁 彥 譯

時 代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

ЧУЖАЯ ТЕНЬ

Драма в четырех действиях,  
шести картинах

Сочинения т. 2-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

Москва 1952

內容提要

本劇是用生動的事例，說明「爲科學而科學」的純技術觀點是非常有害的東西。

主角特魯布尼柯夫是一個科學家，但是由於脫離政治並盲目崇拜美國學者的緣故，幾乎使自己在科學上的發明被好戰分子所利用而造成人類的大害。

本劇主題嚴肅，令人讀後不但對美國的所謂科學能有進一步的認識，而且在政治警惕性上也會提高一步。

---

時代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

(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)

新華書店發行

北京建國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

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明本：787×1079 1/32 印張：4—4/32

1—4,060册 36千字





西蒙諾夫像

## 登場人物

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·特魯布尼柯夫（以下簡稱特）——細菌學研究所所長。

奧麗加·阿列克山德洛芙娜·特魯布尼柯娃（以下簡稱奧麗）——細菌學研究所副所長，謝爾蓋的妹妹。

葉蓮娜·謝爾蓋耶芙娜·特魯布尼柯娃（以下簡稱蓮）——前綫復員回來的青年大夫，謝爾蓋的女兒。

安得烈·依里奇·馬凱也夫（以下簡稱馬）——西伯利亞一所發電站的設計師，奧麗加的丈夫。

謝苗·尼其吉奇·薩瓦捷也夫（以下簡稱薩）——研究員，謝爾蓋的助手。

瑪利亞·托羅菲莫芙娜·薩瓦捷也娃（以下簡稱瑪利）——謝苗的妻，奧麗加的助手。

格利果里·依萬諾維奇·雷若夫（以下簡稱雷）——研究員，黨書記，謝爾蓋的學生。

費多爾·費多洛維奇·依萬諾夫（以下簡稱依）——研究員，謝爾蓋的助手。

維克多爾·包里索維奇·奧庫涅夫（以下簡稱奧庫）——莫斯科生物學界的風頭人物，爲美國所收買的間諜。

加莉娜·彼得羅芙娜·奧庫涅娃（以下簡稱加莉）——奧庫涅夫的妻。

謝爾蓋的秘書。

地點：一個設有大學的大城市。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場

細爾學研究所所長的辦公室。這是一間寬敞的房間，是一所三十年代初期式樣的建築物中的一間：天花板很低，窗戶幾乎和整個牆壁一樣大。隔窗可以看到一座灰色的正方形樓房，那也是三十年代的建築物，還可以看到一正在建築中的房子的齶角。辦公室內傢具相當多：書櫥、寫字枱、寫字枱旁擺着幾張軟圓靠椅；開會用的長桌子，長桌周圍擺着硬圓靠椅。在辦公室的一隅擺着一套舊的皮沙發；另外一隅，在寫字枱後面放着保險櫃，地板上鋪着地毯。牆上懸掛着幾幅嵌在大鏡框裏的證書和許多照片，內容都是關於研究所歷史的。照片特別多的那面牆上，在照片上邊，有一幅小小的筆跡秀挺的橫款：一九二一——一九四六。清晨。開幕時，所長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·特魯布尼柯夫從會議桌旁站起來，預備結束同研究所各部門負責人每天早晨所開的例會。特魯布尼柯夫是個身材高大的，頭髮斑白的男人，看來有五十歲左右，臉刮得很光，頭髮剪得相當短，有着一副尚未步入衰老境地的人的那種和藹可親、精力充沛的面孔。

特  
好啦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，大家可以散會了，說得更正確些，大家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。我們又開始一天的工作。請格利果里·依萬諾維奇留一下。

（參加會議的六個人都散了，只有格利果里·依萬諾維奇·雷若夫一人留下來。他是三十歲的人，

身材不高，動作敏捷，金黃色的頭髮，英俊的面孔上稍稍有點雀斑。

雷 有甚麼事嗎，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？

特 請坐。昨天晚上我重新考慮了一下我們的試驗，我發生了疑問。

雷 在哪一方面呢？

特 有兩點。第一，要不要直接從鼠疫開始疫苗試驗；第二，要不要從你身上開始。

雷 我也想過，可是我一點疑問也沒有。我們研究所要在人身上進行這種試驗，我們只有權從黨書記的我，或者從所長的您身上開始作起，而且從我身上開始比較合理些。在這十天隔離期間，寧可讓我那部門沒有我，不能讓研究所沒有您。至於鼠疫……

特 是的，正是要說鼠疫，我們對特別危險的傳染病疫苗的試驗，按照它的危險性的大小來進行試驗不是更有把握些嗎？也就是說，先試驗斑疹傷寒，然後再試驗鼠咬熱，只在最後才試驗最厲害的鼠疫。你看怎樣？

雷 可以向您提個問題嗎？

特 可以。

雷 您昨晚的疑問是否涉及到這個發明本身的原則呢？

特 沒有，原則毫不動搖，成功也是毫無疑問的！

雷 那末，我覺得正是從鼠疫開始試驗才對。我們兩人可不能逐次地親身去感染每種傳染病，把時間浪費在隔離上面。這樣會使工作受到損失。等我親身感染上鼠疫，並終於



安然地通過了試驗以後，我們就有道義上的權利，在任何願意受試驗的工作人員的身上試驗危險性較小的疫症。正好，黨委會已經接到六份申請書了。

特 你和往常一樣總是考慮周到的，也和往常一樣，幾乎老是正確的。

雷 噢，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，哪裏談得上什麼考慮周到，現在我們的研究所眼看快要有一種偉大的發現了，這個發現遲早總會使幾十種疫症變成毫無危險的東西，（摸摸他自己的臉）就像這種天花一樣，早就沒有危險了！我只要一想到這裏，每次都興奮得發抖！

特 可是，我還看不出你是這樣。

雷 我在克制着自己的感情。（停頓了一下）我該走啦，到我開始試驗的時候了。

特 可惜你決定今天開始試驗。不然我想請你參加一個小小的家庭聚會。昨天晚上蓮娜回來了。

雷 是蓮諾契卡嗎？

特 我記得你在戰前同她很要好，是不是？

雷 是的。現在我特別遺憾的是，我們不能把試驗擱延下來，要不然我們就不能把它在年內完成了。

特 是的，你說得很對。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……

雷 三十一日早晨十點鐘，我就會站在這裏，站在您的面前。

特 接着就過新年了。

雷 接着就過新年了。好吧……

特 等一下，我總想還對你說點什麼話。無論怎樣……

雷 不要說啦，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！我向來欽佩您在作任何試驗前的鎮定態度。

而我正是您的學生。好吧……

特 （向他伸出一隻手）你說得很對。記住，我對這種疫苗有絕對把握。否則我是要親身試驗的。

雷 我也一點都不會擔心。

特 （微笑着）你在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是不是？

雷 不，我根本不擔心。再見！

特 再見，格利果里·依萬諾維奇！

（送他到門口。雷若夫下。特魯布尼柯夫看了看錶，在寫字枱旁坐下，戴上眼鏡。敲門聲）

特 請進。

（費多爾·費多洛維奇·依萬諾夫上。在開幕時，我們已經約略地見過他一面。他是個中等身材的瘦削的人，頭髮很短，剪的是平頂，面孔和脖子都是晒得黑紅的；走路很快，步伐快慢不均，看樣子將近五十歲，在西服外面，穿着醫務人員的白布衫，沒有扣扣子）

依 我要耽誤您五分鐘，有緊要的事。

特 說吧，費多爾·費多洛維奇。可是，請原諒，給您提個意見……

依 是白布衫嗎？

特 是的。三年以來我一直懇求教授同志們給所有的人作榜樣，不要穿着白布衫到這所房子裏來。不要把我的辦公室變成試驗室。

依 好吧，我以後盡可能少到您的辦公室來。正好，我也不喜歡您的辦公室。

特 原來如此！這是爲什麼呢？

依 桌上的文具太多，牆上您的照片太多。

特 好吧，明天我添幾幅您的照片。別盡發您那壞脾氣了，我領教您的壞脾氣已經二十六年。說正經事吧！

依 我所以又回來是爲了告訴您一件我不願意在大家面前講的事。昨晚您走了以後，奧庫涅夫教授到特別傳染病研究室來找我。他說已經得到您的許可，要求給他看·C·T 疫苗的製造方法。

特 怎麼樣呢？

依 我把他趕走了。

特 怎麼把他趕走的？

依 就是形式上很客氣，而實質上却是無可通融。

特 您憑什麼敢這樣？

依 可是爲什麼這位徒有虛名而無實學的醫學泰斗，硬要知道我們製造疫苗的秘密呢？在學術系統上和行政系統上，他都不是我們的直接領導，這種無聊的好奇心，我認爲不必鼓勵。

特 您只是沒有考慮到一點：他是得了我的許可的。我認爲，我有權利給我的朋友看我的疫苗製造方法。

依 然而不是「我的」，而是我們的，研究所的。

特 可是自從我領導研究所以來，我好像從來也沒有把自己和研究所分開過。

依 說得更正確些，您沒有把研究所和自己分開過。哼，您多麼喜歡所有的人，在每一句話都加上「在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領導之下」！每個試驗都是在您的領導下，殺死任何一隻豚鼠也都是在您的領導下，我們坐着、呼吸、活動，一切都是您的領導之下！可是我有自己的腦子，它是在我自己領導之下的，我用它思索了一下，就沒有讓這個不學無術的傢伙進我的試驗室。

特 今天您要讓他進去。

依 要您的書面命令！

特 好吧！我給您書面命令。還要甚麼？

依 不要甚麼，我會執行您的命令的。但是您要知道：我同時要把這件不必要而且又是有害的事情，報告黨支部。

特（微笑着）您可以經我轉交支部。

依您的譏笑是不恰當的。您入黨還不很久，而黨的大門，在我的面前也不是關着的。

特我是在開玩笑。

依我可不是開玩笑……

特（微笑着）您簡直像斯維亞托斯拉夫公爵一樣，預先向哈薩爾人宣布：「我要討伐你們。」

奧麗（把門打開一點）可以進來嗎？

特請進。

（奧麗加·阿列克山德洛夫與蓮娜同上。奧麗加·阿列克山德洛夫四十歲。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，有一張安靜的面孔，銳利的眼睛，光滑的向後梳的髮髻。在她的聲音和動作裏，有一種令人傾心的天然的鎮靜，這種鎮靜和那種神經質的，但能控制自己的人的鎮靜毫無相同之處。像依萬諾夫一樣，她也會在開幕時出現過。蓮娜比她年輕十五歲，有甚麼地方很像她，這與其說面貌像她倒不如說她的動作——勻靜的步伐和時常理順她那不須整理其鬢已經光滑的頭髮的習慣。蓮娜穿着長靴、裙子和帶着軍醫上尉肩章的制服。這件衣服她穿着很稱身）

特嘿！原來你們還是兩個人呢。

蓮（走近他，吻他）還可以再吻嗎？

特直到你感到厭煩為止。

蓮經過四年離別之後，不會馬上就厭煩的。（又吻他）費多爾·費多洛維奇，可以吻您嗎？



依 就這麼辦吧！（蓮娜吻他）

特 （對依萬諾夫）您真好說話，我簡直認不出是您啦。

蓮 怎麼？費多爾·費多洛維奇的脾氣還是那麼壞嗎？

特 我倒不這樣說。

依 謝爾蓋·阿列克山德洛維奇的意思是，我的脾氣隨着年齡變得更加壞了。

特 是的，不過，雖然如此，二十五年來他到底還沒有和我鬧翻。

蓮 可是我本來想，勝利後您會變得和善一些，心情也會像花一樣地開起來的。

依 我生來是和善的。至於開花這一點，顯而易見，我是一棵鐵樹，一百年才開一次花。

我要告辭了，我的細菌在等着我呢。

蓮 （拉住他的上衣）不，先告訴我，您還記得我不？

依 彷彿記得。

蓮 （用手比劃着）這麼大，您記得嗎？

依 記得。

蓮 （把手放得更低些）這麼大呢？就這麼大，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，您還記得嗎？我同您一

起隨着調查團到依西克·庫列去過！那時天氣很熱，奧略姑姑因為所有的男人都

只穿一條短褲而生氣了；後來吃午飯您遲到，穿着燙得筆挺的短褲，可是戴着硬領，打着領帶。您還記得嗎？

依 記不清了。這是承您父親的照顧，他已經三年不放我去參加調查團了。他把我從一個細菌獵人變成他那妖魔鬼怪的廚房的廚子頭了。

特 照他說，好像他真的帶着高帽子站在爐子旁邊，其實歸他管的實驗員，現在就有十五個之多呢！

依 這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。我只是成天成夜地忙着給他煮細菌，培養細菌，給他作無窮無盡的實驗。這些實驗我恨不得趕快結束！

特 結束以後怎麼樣呢？

依 以後我當然又可以回到我的沙漠和曠野裏去，每天看見的就不是您，而是一些田鼠和砂鼠，這一點對於我來說是一件更爲愉快無比的事情。

特 這可辦不到。等我完成了最後的試驗，您的田鼠和砂鼠以及它們的鼠疫苗，都會像炸蠅一樣地沒有危險，那時，您儘管在您所熱愛的曠野裏徘徊，也絲毫沒有用處了。

依 （對運娜說）假如不是因爲您父親一年年地更接近於我所認爲卓越的發現，那我早就離開他了，因爲，很遺憾，我越來越不喜歡他了。

（依萬諾夫走出，立刻又回來，把門稍稍打開）

依 請您注意：只有書面的命令我才遵照辦理這件事。（退場）

奧麗 他說的什麼事？

特 是關於奧庫涅夫訪問的事……依萬諾夫又在犯他的老毛病了……（他攬着奧麗加和蓮娜的肩膀）噢，親愛的，我們終於又團圓了，是不是？（對蓮娜說）你爲什麼穿軍裝？

蓮 我是穿軍裝從這裏出發的，所以我願意在戰後第一次回家時仍穿軍裝。穿過一次軍裝，以後便無所謂了。奧略姑姑，你了解嗎？

奧麗 我從來沒有當過軍人。

蓮 可是，單以一個女人的心情來了解呢？

奧麗 作爲一個女人我了解：你穿着很稱身！

蓮 我連昨晚怎麼睡着的都不知道。

特 像土撥鼠似的，一下子就睡着了。

奧麗 你父親從沙發上把你抱進臥室裏去的。

蓮 真的嗎？那末，你還是那樣的有力氣嗎？

奧麗 一切還像以前一樣：每天早晨做體操，每星期日和費多爾·費多洛維奇去滑一整天雪。

蓮 整天滑雪的時候你們也鬥嘴嗎？

特 滑雪的時候不鬥嘴，因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他的脾氣緩和些。

蓮 我覺得他從前比較和藹些。

特 從前他年輕一些。現在我們兩個都五十四歲了，他雖然已經是一個教授，但實際上只不過仍然是我的思想的卓越的，但又是平凡的執行者。他開始覺得，他所幻想的生活沒有得到實現，這使他的脾氣變壞了。

奧麗 那是因為你很不客氣，經常使他感覺到這一點的緣故。

特 當然囉，如果他在你那個部門工作，而你能對所有的人，一直到打掃房間的女工，都卑躬屈節，甘言蜜語地說：「我們的部門，我們的經驗，我們的理想，我們的成功」，那末你就能使他對不愉快的事，也感到愉快的。

奧麗 我對誰也不粉飾不愉快的事，我只是認為……

特 我們停止這種爭論吧，重覆得怪煩人的。

蓮 噢，你們開始爭論了？這是新鮮事。

特 唉，我們的新鮮事可是太多了！尤其從奧麗加·阿列克山德洛芙娜成爲新的候補黨員以來……

奧麗 不許用諷刺的口吻談這個問題！

特 這裏有什麼諷刺！我是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談這個問題的。（對蓮娜）不久以前，你的姑姑在黨支部會議上，公開地「整」了我一頓。